



美国生态散文丛书

# 山间夏日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约翰·缪尔 / 著

川美 / 译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山间夏日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约翰·缪尔 / 著  
川美 / 译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间夏日 / (美) 缪尔著; 川美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美国生态文学经典译丛 / 马永波主编)

ISBN 978-7-5306-4539-0

I. 山… II. ①缪…②川…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1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9705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52 千字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5.00元

## 美国生态散文译丛总序

□马永波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美国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光,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目前,在美国以生态文学为题出版的书籍已有几千种,多所大学还开设了专门的课程,而且多为研究生课程。从90年代起,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之一。

劳伦斯·布伊尔在他被誉为“生态批评里程碑”的著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中提出,一部定位于环境的著作应当包含如下特征:

一、非人类环境不是仅仅作为背景框架来展现,而是表现为人类历史是暗含在自然史之中的。

二、人类利益不被当作惟一合法的利益。

三、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是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的一部分。

布伊尔这里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生态文学”这个称谓,但是他对“环境取向”特征的强调,实质上是对生态文学的界定。从上述三条原则之中,我们可以得出对生态文学总体特征的理解。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

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的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

在西方文化中,历来占据主要地位的致思方式是以自我和实体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思维,从而形成了固执于主客观分野的、用来衡量和检测事物的认识深度模式,如本质与表象的辩证模式,潜与显的心理学模式,内与外阐释模式,真实与不真实的存在模式,能指与所指的符号模式等等。这样的思维模式必然使人们把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隔绝与区别开来,促使人将自然对象化,将本来是自然一部分的人孤立出来,以实用的工具化的态度来对待自然母亲。而生态文学的思维模式则呈现非两值对立的多元整合性质,它强调的是过程、环境、是感知整体和结构的能力,是万物互相依存和关联的思想。而一旦消解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将世界看作人类生活整体中的“人的存在”,同时不再把人视为超越环境之上的绝对精神,而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仅仅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而对自然进行征服、改造、占有和利用的片面关系就将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包容的关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身。

这种以整体为基础的意识模式,将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生态文学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

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学。美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趋势,使我们看到了人类生态意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的进化过程。

生态文学之所以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形成一种新的浪潮,是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的。在现代社会,工业文明所引发的人类对自然无止境的盘剥与利用,已经使自然开始了隐退,自然已逐渐被商品所代替。自然的功能除了向人类提供物质、能量资源和作为人类的排污场外,其他功能不再被人类视为必要,生态系统存在本身的价值和生命的多样性价值,甚至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都已经退居最次要的位置。大自然已经危机四伏,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生态破坏、资源枯竭、酸雨肆虐、地面下沉、水土流失、淡水缺乏、沙漠迅速扩张、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出现空洞、物种数目急剧减少、海平面持续上升、有害化学物质导致物种突变、居住环境恶化、生态严重失衡……整个人类的生存已处于威胁之中,种种一切,使人的精神趋于枯竭,造成了一种可怕的沙漠化和荒原化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就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属于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因此,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中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在本丛书选入的四位美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写作中体现出这种超越二元对立思维、主客观不

分的本原性和谐的生态整体观,他们崇尚的是将荒野、文化传统、人类体验及生态关怀融为一体。而为了达到这种本原性和谐,他们都以美为向导,去体验人与自然的共同实体性,将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去感受而不是理性地分析与整体的浑融。这也就是梅洛·庞蒂所主张的,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将人与世界看作一个统一整体,在这样的关系中去考察人和世界,从单纯的自我走向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自我,是生态文学的一个主要追求。

美国独特的自然人文传统给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牢固基础,业已产生许多重要的代表作家,如我们所熟知的爱默生、梭罗,但是对继他们之后的重要的生态文学作家,我国的介绍还比较零散。本丛书精心选择了四位最重要的作家,瓦尔特·惠特曼、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和玛丽·奥斯汀的代表性作品,呈献给大家,以期对美国生态文学有一个全面概括的了解,并期冀有识者就此课题继续做深入、系统的译介和研究。

2006年6月23日于哈尔滨

## 缪尔：荒野中的朝圣者

——序《山间夏日》

美国生态文学中有两位约翰，一位是被称为“鸟约翰”的约翰·巴勒斯，另一位就是与之并称为“山约翰”的约翰·缪尔。这两位约翰最初在1880年代中期短暂相逢过，当时他们作为自然主义者和作家正在进入各自的阵地。1896年，当巴勒斯的山间小屋刚刚落成时，缪尔应邀前来拜访，巴勒斯马上被缪尔的“范围”打动了——在这个词的智力和地形学的双重意义上。尽管这两人都深深地关注自然，充满激情地描写自然，然而，在如此巨大不同的地理和生物地形学中培养和磨砺出的他们各自对地理位置的感觉，却时时显得不相容。巴勒斯发现哈得孙河谷的树林与农场对于他的生活与工作就是足够宽敞的了，缪尔心中却装着一种更大更壮丽的意象和地形。巴勒斯幽默地写到缪尔喜欢讲述他的狗“斯蒂肯”的故事，并把它编织进“冰川作用的整体理论”，他称缪尔不能“像梭罗那样，坐在一片风景的一个角落里；他必须有一片大陆做他的游戏场”。

对地理位置的不同感觉，田园与荒野、驯服与崇高之间的悬殊差异，能帮助我们区分“两约翰”的作品。缪尔的作品多是被他的政治敏感、文学激进主义所点燃的，它演化成了现代环保运动。缪尔的优胜美地，他所描述的风暴、雪暴、他在瀑布后的攀登，与巴勒斯所喜爱的房子、窝巢、果园和耕地确实离得太远了。荒凉、可怕、陌生的美无法长久地将巴勒斯控制在它的魔力之下，陌生地带往往会窒息而不是激发巴



勒斯的想象,在这样的地方他无法长久保持他的认识论立场,他通常的倾向是关注风景如画的局部区域。

缪尔的巨大贡献在于给人类对荒蛮自然的激情、荒野的意义提供了直率的文学表达,而这些在美国文化讨论中是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在他的典型文章中,叙述者(缪尔本人)通过学习、冒险、困难或危险,朝向万物永恒联合的理解前进。自然的美是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签名,人类领略野性之美的能力表明他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这种“肯定”的哲学贯穿于缪尔的全部作品。在西方社会中,人的自然观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在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教义的认知中,荒野是一种病态现象,而人是要主宰自然的。18世纪时,清教徒甚至还将荒野与恶魔联系在一起,走向荒野也就是经受恶魔的诱惑。到了19世纪,人们原先认为居住在荒野中的恶魔溜进了城市,以文明为伪装继续在人类历史上散布诱惑,而荒野则成了圣洁之地。缪尔就是如此,他把荒野当成一个圣殿,每一个事物都是虔诚的,整个世界是一座教堂,而群山就是祭坛。

像爱默生、梭罗一样,缪尔也习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在自然现场中的所见所感,他的日记是他写作的素材。他一生共记了六十本日记,写法非常随意。而他以日记形式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山间夏日》,完全以日期为线索。

缪尔非常反对人类纯粹实用性地对待自然,而生态文学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在《山间夏日》6月7日的日记中,他对牧羊人及其产业进行了批判:“‘羊倌’称杜鹃花是‘羊的毒药’,奇怪造物主创造它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剪下来的羊毛盖住了可怜人的眼睛,除了羊毛,眼前的一切几乎全都变得暗淡无光,全都不被放在眼里了。”在6月13日的日记中,缪尔描绘了他长时间坐在高高的叶子下面,享受这野生叶子搭成的凉亭,“仅仅一片叶子铺展在头上,世间的烦恼就被赶走了,随之而来的是自由、美好和安静”。无论怎样坚硬的心,都难免要被这些神圣的蕨类植物打动。然

而，在这么可爱的时刻，他发现牧羊人经过一片最美的蕨类植物时，竟然没流露出比他的羊更多的感动。而当他问牧羊人“会把这些庄严的蕨类植物想象成什么”，他得到的回答就是，“啊，他们不过是大——大刹车闸。”意思就是能让羊群一下子停住，贪婪啃吃的食物。再如8月4日的日记：“似乎奇怪，去优胜美地的游客并不怎样被它非凡的庄严所打动，好像他们的眼睛都被蒙上了绷带，耳朵也被堵住了。我昨天见到的游客，大部分都在低头走路，好像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全然不觉，而此时，流水从四周所有的山脉聚集于此赶赴圣会，巍峨的岩石正在水的宏大的圣歌中颤抖，水创造出的音乐也许引来了天堂里的天使。然而，那些看起来有名望甚至是有头脑的人，正把虫子固定在弯曲的金属鱼钩上钓鲑鱼——他们把这称之为休闲。要是经常做礼拜的人一边在用来洗礼的圣水器里钓鱼，一边听牧师布道，从而打发那段无趣的时光，这种所谓的休闲也许不是太坏；但是在优胜美地神殿里，当上帝自己正在宣讲他的庄严的山水诗篇时，怎么可以安心于垂钓，在鱼为生命痛苦做出的挣扎中寻找乐趣呢？”

要想破除人类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通病，首先就要认识到万物依存的道理，正如缪尔所言，“当我们试图把任何一个事物单独摘出来，我们发现它与周围的事物密不可分。”在7月20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这广大的荒野要保持健康需要承受怎样的痛苦——大量的雪、雨、露，阳光与无形的水蒸汽的洪流，云，风，各种各样的气候；植物依附于植物，动物依附于动物，彼此相互影响，诸如此类，多少事情出人意料！而大自然的技艺多么高妙！美对美的覆盖有多么深厚！大地覆盖着石头，石头覆盖着苔藓、地衣和在低处栖息的花草，这些花草与更高大些的植物，叶子覆盖叶子，同时被变化无穷的色彩和形状覆盖，冷杉宽大的手掌覆盖在这些植物之上，天空的‘圆屋顶’像钟铃花覆盖在万物之上，星在星之上。”人类也不过是万物交织而成的生态整体网络中的一员，他绝不处于进化的最高梯级。

人类中心主义的优越心理，导致了人对其他物种的不平等对待。

而实际上,人类与其他物种比较起来,在许多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并不比它们更聪明。正如《圣经》中所言,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依然不愁食物,将大部分时间用来嬉戏娱乐,而只有人类整天劳作辛苦,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工作,仅有的娱乐也不过是为了缓解一些工作上的紧张,以便更好地工作。人本主义一直相信“人是万物灵长”的信条,因为人有智慧,可事实上,如果不仅仅以人类智慧为惟一判断标准来认定“智慧”,我们就会在自然界许多物种身上发现智慧,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人类。承认自然中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就是承认其他物种的存在有着不以人类利益为转移的、自身具足的目的。

缪尔写道:“7月10日/今天早晨,一只道格拉斯松鼠在头顶上大喊大叫,像森林里尖刻、严厉的暴君,而此时,小鸟也从森林里出来了,它们站在草地边阳光充足的树枝上晒太阳,洗着日光浴和露水浴——这是多么可爱的一幕!这些林中带羽毛的精灵们,轻松自信的样子又是多么迷人!鸟儿们似乎对享受到美味而营养丰富的早餐信心十足,那么,如此丰盛的早餐从哪里获得呢?如果我们想学着它们的样子,健康地生活在纯粹的荒野之中,打算摆一桌子它们那样的由蓓芽、种子、虫子等等调配的盛宴,你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多么无能为力!我猜想,小鸟当中没有哪一个害过头痛或者任何其他疾病。至于桀骜不驯的道格拉斯松鼠,你从来不用为它们的早餐发愁,或者也不用担心可能的饥饿、病痛或死亡;它们似乎有点像天上的星星,超越了生命的无常与改变。”

中国曾有古语说,天予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予天。人不但不能为“天”(自然)增加什么,反而因为欲望的无限膨胀成了最让自然母亲伤心的不孝子,甚至是最大的敌人。与其他动物比较起来,人类制造垃圾的惊人能力,对环境的污染,都大大超过其他物种。大自然“把百合的美艳分送给天使和人类,熊和松鼠,狼和羊,鸟和蜜蜂,但是,至此我看见只有人和他驯养的动物们破坏这些花园。堂告诉我,在炎热的天气里,动作笨拙、行动迟缓的熊喜欢在百合丛中打滚,蹄子尖尖的鹿在

散步或觅食的时候，也会一次又一次穿过花园，然而我发现，没有一棵百合受到熊和鹿的践踏。恰恰相反，鹿似乎像园丁一样侍弄着它们，把土压实或者在地上挖坑，而这刚好是百合所需要的。无论怎样，没有一片叶子或花瓣被它们弄乱”（7月9日）。人不但是制造污染的专家，本身也是最容易弄脏的动物，而其他动物在保持自身洁净方面却有着人所不能的诸多巧妙。缪尔写道：“7月7日似乎只有人类是惟一容易被食物弄脏的动物，因而制造出大量需要洗涤的用品、像防护罩似的围兜和餐巾纸。相比之下，生活在大地里的鼯鼠们，靠吃黏糊糊的蠕虫为生，却像海豹或鱼一样干净，它们洁净的生命是一种永久性的洗涤。而且我们发现，在这些含树脂的森林里生活的松鼠，它们用某种神秘的方式保持自身的纯净；你看不见它们身上有一根毛发是黏糊糊的，即使它们接触过有油脂的松果，而且显然是无所顾忌地到处爬来爬去。鸟类也非常干净，尽管它们似乎总是煞有介事地洗澡，清洁身上的羽毛。”

与粗犷严酷的荒野，而非巴勒斯坦的温馨田园的亲昵，在缪尔的写作中有突出的体现。他的真正家园，是荒野，尤其是美国西部的山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在山区的勘探上，他认为“每一堂荒野的课程都是充满了爱的课程”。他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也并未感到孤单，“正相反，我完全不需要更多人的陪伴。因为整个荒野似乎是有生命的、为我所熟悉的、充满人情味的邻居。那些真正的石头似乎是健谈的、热情而亲切的，当我们想到我们共有同一个自然之父和自然之母时，这些石头就是我们的兄弟”（8月30日）。当夜色深沉，安静的宿营地里，虚弱、疲惫的人们都已入眠。缪尔会独对星空，遗憾于人们“在这宇宙永恒而美好的运行中睡去，却不能像星星一样永远凝视天地间的万物”（7月8日）。

缪尔和爱默生一样，将自然视为绝对精神的象征，上帝的意志从万物中流露出来。在宇宙表面的纷繁多样中存在根本的统一，正因为这种统一，世界才是和谐的，人和自然才是统一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因

而也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内与外的关系，自然作为自我与上帝之间的媒介是透明的，它同时是经验的空间，也是超验生成的领地。因此，他常常用宗教的语言来描述他所见到的壮美自然：“不用说，山岗和小树林皆是上帝最初的圣殿，当它们被越来越多地开采和砍伐，建造成现实的神殿和教堂，主自己就似乎就离得越远、越模糊。石头的神殿据说也如此。在我们营地的小树林东边，远远地屹立着一座天然大教堂，它是由活着的岩石削凿出来的，外观上跟传统教堂几乎相似，有大约二千尺高，装饰着高贵的尖顶和小塔尖，它在如水的阳光下颤栗，仿佛树林神殿般富有生命力，被形象地命名为‘圣殿峰’。”（7月24日）

他在大自然中发现的整体之美让他心惊，万物彼此相连，构成和谐整体，似乎没有任何的浪费或多余：“当我们用心观察大自然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没有一小块材料被浪费或用尽，所有的材料总是从一种用途到另一种用途被重复利用，而在这过程中，美得到步步提升；于是，我们很快停止对所谓浪费的心疼和对死亡的哀悼，而宁愿面对宇宙万古不灭的财富表现出极大的欣喜与兴奋，虔诚地注视和等待我们身边那已经融化、枯萎、逝去的事物在眼前重现，并期待那重现的事物会比上一次更可爱、更美好。”（9月2日）

1869年6月至9月这段时间，对于缪尔作为思想者和作家的发展有着绝对关键的作用，《山间夏日》正是这段跟随牧羊人漫游山间的经历的记录。牧羊人最初的营地是于6月7日在默塞德北支流扎下来的，海拔有三千英尺。“那是一个独特的漏斗形山谷，形成于河弯处向里收敛的山坡”，营地周围的树木茂密，周围点缀着缪尔特别喜欢的蕨类植物和百合花。夜里羊群被围在布朗平原，离营地半英里的山坡上的一片草地上。人们从河里取水。牧羊人“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摆放器皿和食物的架子，用蕨类植物、雪松的羽状叶子和各种野花铺床”。缪尔探索了周围地区，他在营地上游的溪流中发现了一块顶部平坦的漂石，他发现在这块石头上休息能诱发一种沉思状态。“它似乎是迄今为止最为罗曼蒂克的地方——一块生着苔藓的大石头，有平坦的顶部

和光滑的侧面，坚实、稳固而又孤独地挺立着，像一个祭坛，前面的瀑布用最美丽的水花为它沐浴，让覆盖它的苔藓刚好保持足够的鲜润；瀑布下面，清澈的绿色水潭戴着泡沫花冠，半圈百合向它鞠躬致意，像一队爱慕者。……在这如此神圣的地方，你也许有望见到上帝。”（6月14日）

随着夏日的推移，缪尔越来越深地沉浸在周围丰富多彩的事物之中，他每天在多变的地形上散步数英里，他的万物统一的超验观念获得了生态学的特定内容的支撑。他熟悉新的植物和鸟类，水鸟鸫成了他的最爱，当他沉思自然万物活生生的关联性时，他的精神上升到一种狂喜状态。黄松唤起了一种典型的强烈反应：“如果是静止的雕塑，那么它们将是多么高贵的事物！如此充满活力，不停地耸动、颤抖，过盛的精力充满了生命体的每一个纤维和细胞——这高贵的生气勃勃的多枝阿福花——植物王国里的神祇，在看得见天堂的地方度过辉煌的百年，并将受到世世代代的景仰、爱戴和敬慕！”（6月15日）7月7日，当营地转移向更高的新牧场时，缪尔总结了他在北支峡谷的一个月对他的影响：“这第一个营地留给我的一切，我将永生难忘。它整个在我心里扎下了根，不仅作为记忆的画面，而且同样地作为精神和肉体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7月7日）风景放射出意识的光芒，宛如上帝的面孔。这些都被他纳入了对他个人富有意义的意象清单之中。

两周之后，7月20日，在迁移到优胜美地山脊上的新营地之后，缪尔更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意识又有了富有意义的发展。在素描“北圆屋顶”的时候，他俯视下面巨大深陷的峡谷，匆忙地记下了这样的问题，是否他的素描和文字会在日记和书信之外获得生命。突然地，在这些现世的、个人的焦虑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洞见：“这里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无聊空虚的时间，既不用担忧过去，也不用担忧未来。这些受祝福的山脉如此充满了上帝朴素的美，毫无疑问，在它们身上不存在卑鄙的个人愿望或个人经验的空间。”在荒蛮自然中经过六周的睡眠、进食、漫步之后，缪尔被改变了，他开始走向自然本身。很清楚，他现在

感觉自己是更伟大的洪流的一部分，那里没有任何琐碎的个人希望或经验可以存在。

缪尔的这个观念代表了与西方意识的历史规范的一次重大背离。塑造缪尔的文明是建立在个人的、独立本体的基石上的，其强有力的表述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这种方式去接近存在，必然就预先设定了两个存在领域：“主体”（思）和“客体”（物质）；“我”和“非我”；“人”和“自然”；“文明”和“野蛮”。一般而言，在西方世界，对这种思维模式的接受是普遍的和不自觉的。然而，它有着不幸的影响，它使个体远离了关联、交互依存、互相影响的观念：而万物的关联性的思想正是生态意识的基石。只要一个人对自我的基本观念是意识的孤岛，向外望着一个类似的非连续对象组成的世界，他至多只能在理论层面上理解生态学。

缪尔认为，内在的转变，需要的不仅仅是单纯地接受新的思想。本能、情感和一定的生理敏感也起着重要作用。7月20日这则日记的结尾很有深意：“饮这里香槟酒似的水是纯粹的乐趣，同样快乐的是呼吸这里有生命的空气，四肢的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愉快起来，而整个身体似乎感受到了美的存在——当身体袒露在美的面前，就像它接触到营火或阳光一样，美不只通过眼睛进入思想，而且同样地通过整个肉体，像辐射热一样。”

在这点上，我们遭遇到了约翰·缪尔在西方文化中的本质意义。缪尔促成了从一种自我主义的、二元性立场向一种关联意识的生态观念的转变，展示了对自然的完全信任。这就是他荒野激情的根，作为荒野代言人和作家的有效性之所在。摆脱了局限的自我感觉，他从自然身上获取了能量。1869年7月20日的日记的核心重要性就在于它记录了缪尔超越了异化疏离传统，而提升到一种整体主义意识。他超越了文化哲学上的二元论思维，以及对静态的、界限清晰的实体的偏好，从而能更清晰地看见自然之中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关系。

尽管有总体文化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量，缪尔从未完全被打败过，

从未被驯服。荒野的火花显然存活着、抵抗着。于是，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去了内华达山脉，离开了人工的环境，被基本上是非自我主义的自然所环绕，他的智慧开花了。他意识中非历史的、整体主义的、直觉的和伦理的一边就位了。有趣的是，这种意识开放的最初的实在结果，是一本日记的写作。传统上，写作和语言是与“左脑”、与意识的线性模式相联的。当然，缪尔经常抱怨词语，它们排列在书里，无法复制出山峦的全部荣耀。“我发现文学事业非常令人厌烦，”他在1873年曾这样说过，而且有证据显示，这种困难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对书的看法很差，认为它们仅仅是一堆石头，堆起来向未来的旅行者显示其他人的思想在哪里，卡德摩斯和其他的文字发明者得到的尊重超过了一千倍。他认为多少文字都无法让一个灵魂了解山峦。尽管对文字如此怀疑，缪尔最好的作品依然表达了两种主要的意识模式的综合。尽管受限于英语的线性形式，他的句子依然能够传达出自然非线性的丰富。

缪尔最成功的一些意象似乎是从简单的感觉中涌现的，它们仅仅被“报告”出来。它们强调运动中的自然万物，没有进行第二级的形容词或状语的修饰。这些意象使分类前的感知时刻戏剧化了，具有激发经验本身而不是描述和判断的效果，经验所发生的情境因此具有了持续发现和展开的感觉。读者与缪尔同在，分享未加修饰的感觉。在后期，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和公众人物，缪尔的生活离他的野性自然经验有一定距离了，但他依然努力消除已写成的作品中的形容词。这种修正过程可以理解为他试图重新捕捉在源头存在的感觉。毫不意外，日记往往能记录相对来说未加渲染的时刻。一种朴素而直接的叙述能与伦理内容产生共鸣，对精确的追求使得作家尊重眼前的一切。1869年7月中旬，缪尔描述了一次赶羊过河的经历，后来写入了《山间夏日》：

“牧羊人和狗快活而费力地把羊群赶过优胜美地河，这是迄今为止它们不得不横渡的第二条没有桥的大河；第一条是靠近凉亭的默



塞德北支流。人和狗大喊大叫地驱赶着这些胆小怕水的动物，一些羊在河岸上紧紧地挤成一团，但是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敢于下水。这些羊堵住了去路，堂和牧羊人急忙穿过惊恐不已的羊群，把挤在前面的羊赶开，但是这只能引起后面的羊群朝相反的方向退却，它们四处散开，去浏览河岸上的树，有的分散在布满岩石的冰川通道上。”（7月14日）

在缪尔的写作中，意象和运动远比静态的风景要典型和紧迫。这种意识似乎是内在于他对自然生动鲜活性质的敏感。他并不简单地将自然看成一个静态对象的集合。这一点，在7月15日的日记里对优胜美地河的描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我惊叹于它安闲、优雅、自信的姿态，好像它勇敢地心甘情愿地待在这个狭窄的河道里，哼着它那山歌的最后乐段，奔赴命运之旅——有几杆远或者更多的一段路，它是从光滑闪亮的花岗岩上掠过的，接着拖曳雪白的浮沫向下行走半英里来到另一个世界，迷失于默塞德河流域，那里的气候、植被、山间居民，全都不同寻常。河水从一处最险要的山峡现身，以宽宽的带状急流向下滑行，平稳地、倾斜地进入水塘，似乎为了休养生息，在尝试更大的冒险之前，让激动不安的灰色水流在那儿平静下来，然后慢慢地滑过水塘的盆沿，经由另一个平滑的斜坡，加速抵达巨大的悬崖边，怀着庄严、宿命的决心，自由地腾空一跃。”

确实，在缪尔的写作中很难找到静止的意象。他的思想显然是不受约束的，它参与着野性自然的运动和生机。作为读者，我们对缪尔与其周遭事物的动态关联的反应，就和他独特主题的反应一样，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能力被更新了。重新获得感觉和经验可能是当代生态写作的主要魅力之一。

缪尔对自然万物彼此相关的关注也来源于他的整体主义意识。常规的思想将“自然资源”看做堆积起来的众多惰性物质，等待被人类所用而活跃起来和赋予意义，缪尔与之不同，他在万物之中看见了生